



刊头摄影:杨国美 题字:赵守阳

和谐之声

国庆假期择一日回西乡老家,恰逢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忙着秋收,不大的天井里铺晒着黄豆秆,天井外马路边晒着花生,院前的槐、杨、榆树的枝丫上、屋檐下吊挂着玉米……面对老院前院外满目的金黄,我一边替母亲忙碌的身影担忧,担忧她忙秋收是否累坏了身子骨;一边为母亲因勤劳赢得的丰收成果而开心。

打、筛、簸……一系列劳作的过程费力费神,想到此,我快速地割着黄豆秆,想以最短的时间收割完剩余的黄豆。母亲看到,连忙阻止,“一口吃不成胖子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你这样干农活,掌心会起泡,停下来腰腿会疼,不要急。”我不听母亲劝,割得快速,捆得娴熟,挑得快步,不到两小时便把黄豆秆收割完挑到天井里铺开,随即又拿起连枷敲打已晒干的黄豆秆,母亲让我歇一会儿喝口水再干,我一边转动着连枷拍打黄豆秆,一边听着“啪啪”豆荚炸开,豆粒噼里啪啦蹦出来,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。一阵连枷拍打后,挑开豆秸,一粒粒黄豆圆鼓鼓、光溜溜,数以千计呈现在眼前,甚是可爱。母亲这时倒成了我的助手,拿来簸箕撮起黄豆簸去掺在里面的豆荚、泥块和豆叶,簸干净的黄豆倒在竹匾里继续

遍地流金

晒。洒满秋阳的天井,我转动连枷拍打,母亲簸豆、挑豆,一簸箕一簸箕流金的黄豆,争先恐后跳跃到竹匾里。此时,我稍稍歇息,一手扶连枷一手遮眉。天井上空的秋阳干净,我和母亲心无旁骛干着眼前的农活……

午后,放弃了午休时间,夹两只蛇皮口袋去另一处玉米地,母亲在我后面紧跟着提醒,穿件长袖衣哟!我只想快、快、快,没听进母亲的话语。不到二分地的已转黄的青纱帐玉米地在成片的稻田间有点鹤立鸡群,转进去,咔嚓一声,掰下一根玉米,嘭一声丢入袋中,我快速掰着玉米,完全不顾额头流汗和生满锯齿的玉米叶刚得胳膊、脸渗出血印子……四五蛇皮口袋玉米扛回家,倒在天井里堆成垛,我剥玉米包衣,母亲心疼得抚摸我脸上胳膊上的道道血印子。一个个玉米被母亲用绳穿结而

生活素描

父亲的办公桌

朱海涛

搬了几次家,父亲那张上世纪70年代的老办公桌一直没有舍得丢弃。前些天,哥哥回来探亲,看到车库里那张漆面斑驳的老办公桌,谈起童年那些往事,仍依稀可见,历历在目。

办公桌深红色漆面,桌面上放着一张玻璃台板,下面垫着一块绿色绒布,中间摆放着一家人的照片,还有父亲获得的各种荣誉证书和奖状。那粉红色铜板纸上的烫金字闪闪发光,令我们兄弟俩羡慕不已,向往哪一天那些证书、奖状上也能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办公桌有三个抽屉,中间大,两边小。两边抽屉下面是两个小柜子。中间抽屉是父亲的,平时上着锁,总给我们一种神秘感。两边抽屉我们兄弟俩各一个,放着各自的课本、学习用品和收藏的“宝物”。这些“宝物”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更新,童年时有香烟壳、画片、弹弓,少年时有明信片、磁带。抽屉属于“私人领地”,我俩各用各的,不准其他人随便打开。

有时办公桌也是我们兄弟俩的课桌。有一次我在做语文作业,中途离开一会儿,回到房间时,哥哥也进来了,特别奇怪地说要检查我的学习情况。“你语文第十课是什么内容?”我迅速答了出来。但哥哥不信,非要和我打赌,说不服气你自己翻到那一课看看。语文书不知何时被合上了,我翻开书正好是第十课。可没等我反应过来,一只小青蛙忽地从课本里跳了出来。我吓得大叫,把书扔出去好远。原来,哥哥在外面捉了一只小青蛙回来,他知道我害怕,就偷偷地把它夹到我的课本里……

父亲闲暇时大部分时间坐在桌前读书看报,有时也写点东西。在我的记忆中,半夜或凌晨醒来,经常看到父亲披着外衣在台灯下伏案书写或沉思的背影。父亲的抽屉里到底有什么宝贝?好奇心让我们总想一探究竟。终于有一次,我们发现了抽屉的钥匙,趁父亲不在家,悄悄打开了抽屉——抽屉里有许多父亲的荣誉证书,有他不同时期的照片,还有一本塑料封皮的《工作手册》。我们好奇地翻开:“×年×月×日借某某10元”“×年×月×日借某某50元”……原来,这是我们家的欠债记录本。

自从知道了父亲办公桌里的秘密后,我们哥俩似乎懂事了许多,上街再也不会跟父亲要零食吃,上学再也不会跟母亲要零用钱。有时奶奶、外婆给的几分、一毛的零用钱,过年亲友给的压岁钱,也会一分不动地交给父母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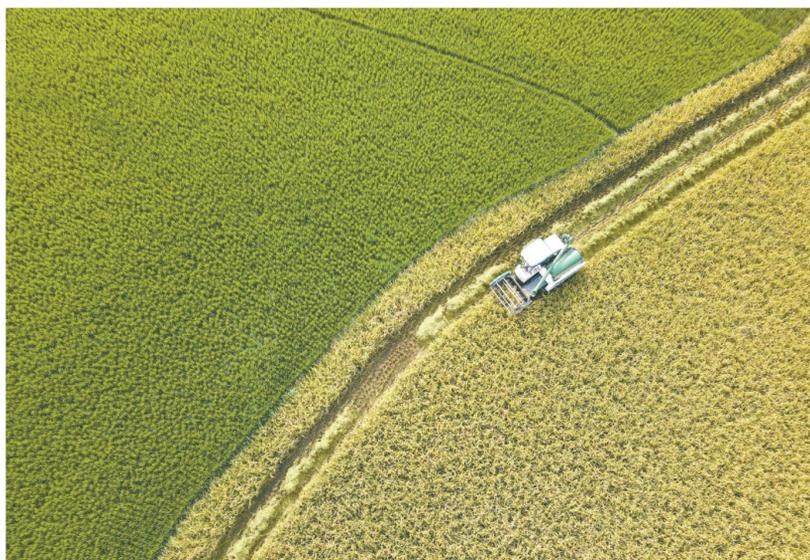
“惟将旧物表深情,钿合金钗寄将去。”时光荏苒,近四十年过去了,这张老办公桌和家里许多旧物一样,我们搬到哪也带它们到哪。

旧物暖人心,恋旧人长情。

漫画



持续打击 新华社发



喜收获

新华社发(李建新摄)

心香一瓣

一架小飞机

沈玉华

今天要讲述的,是我母亲儿时的事。

我的母亲出生在盐城西乡,一个民风淳朴的地方。母亲排行老二,上面有一个哥哥,下面有一个弟弟。母亲说每天有干不完的活,特别是农忙时节,家里大人都在田里忙活,母亲白天要上学,还要把年幼的弟弟带在身边;晚上放学回来要挑水、做饭。其中最厌恶的便是刷鞋,蹲在小河边,刷着沾满泥土的球鞋。日子也就这样滴溜不溜地一天天度过。

生活总有波折,特别是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年代。母亲的幼弟莫名地开始腹泻,吃了许多药怎么都不见起色,去镇上的医院看,镇上表示看不了,得去上一级医院看,就这样,外公带着年幼的舅舅坐着渡船,来到盐城市一院治疗。但哪怕是市级的医院,当时的检查手段也是落后的,医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,就是每天打吊针。

母亲当时也只不过是小学生,借着来探望弟弟,才得以到盐城街上走一走,这里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奇而又美好的。小舅舅的病情稳定了

一个多月后,舅舅出院了,再大一点,上学读书,成绩也不错,考上了师范学校,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,但肠胃一直还是不怎么好。把时间轴还拉到过去,外公一回到家,顾不上收拾,先冲到了自家的田地里,农民的命门就是土地里的庄稼,靠着这些收成,能决定一家人下半年过什么质量的生活。农历五月已经要结束,别的人家麦子都已经收割结束,准备种水稻了,但是母亲家里的麦子还长在地里,虽然郁郁葱葱的,但是都抽出了芽,俨然是没用了。母亲正和小伙伴炫耀着大商场里买到的小飞机玩具呢!她说不经意地回了头,似乎看到了外公眼泪纵横,那也是她唯一一次见外公流泪。

妈妈今年已经六十了,这个小飞机的故事和我们讲了好多遍,我猜,她是因为年幼任性的愧疚,一直放不下这架小小的铁飞机。我外公的一生,遭受了很多苦难,中年丧子,受冤被捕,生手术……但这些苦难从没有打倒过他,他仍是背靠土地,养育儿女,和苦难抗争却又相伴一生。

一个多月的舅舅出院了,再大一点,上学读书,成绩也不错,考上了师范学校,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,但肠胃一直还是不怎么好。把时间轴还拉到过去,外公一回到家,顾不上收拾,先冲到了自家的田地里,农民的命门就是土地里的庄稼,靠着这些收成,能决定一家人下半年过什么质量的生活。农历五月已经要结束,别的人家麦子都已经收割结束,准备种水稻了,但是母亲家里的麦子还长在地里,虽然郁郁葱葱的,但是都抽出了芽,俨然是没用了。母亲正和小伙伴炫耀着大商场里买到的小飞机玩具呢!她说不经意地回了头,似乎看到了外公眼泪纵横,那也是她唯一一次见外公流泪。

往事如烟

难忘盐中

陆德宇

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考了3次才考上盐中,个中过程,终生难忘。

我祖母有个姨侄家住北门,小时候祖母常带着我从城中心的义井街家中出来,穿过长长的北街,去他家玩。离家架桥不远,路东有个二三百米长的宽巷子,巷子尽头有座桥,过桥是个门楼。经过的次数多了,渐渐从大人口中得知,这里便是当时盐城最好的中学盐中。

真正想考盐中,还是小学五年级下学期建军路拓建,我家搬到东闸居民点,我由县实验小学转到城东小学读书以后。

盐中虽然大门面对北街,但沿城东小学西边的巷子一路向北,过青龙庵再向前一点,便到它的南校河。枯水季节,踩着露出水面的砖石,可以很轻松地过河上岸进入盐中。

小学六年级,转学而来的隔阔逐渐消散,我完全融入了这个新的学习群体。我曾不止一次利用下午的课余时间,悄悄和一些同学结伴从学校围墙的破洞钻出,过河到位于盐中东南隅的共青山玩,那时我

们称之为盐中土山。

共青山的东边,是环城大队。山虽不高,又是土山,对巴掌大的山和丘陵都没有的盐城来说,仍不失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小学毕业填写升学志愿,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盐中。班主任、语文老师曹建华私下对我说,报盐中的这10多个人里,你最有把握。我自己也是信心满满,志在必得。

其他年级都放暑假了,平时上学用的桌椅已摆起放在教室里,我们毕业班还在上课,紧张地复习备考。

这天,同班同学施亚中将我请到一边。他家和我家本是中市桥邻居,拆迁时搬去了北街西侧,紧靠附小,他父亲听附小老师传,这次小升初作文题可能是《幸福的童年》。听他一说,我们两人便钻进别的教室里精心准备起来。我写的是加入少先队。

7月26日考试,试卷到手一看,作文题目是《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》。我愣了一下,转面一想,参加集体入队仪式不是一次有意义的活动吗?便在自己脑子里将早已

背得滚瓜烂熟的《幸福的童年》从头到尾“过”了一遍,适当修改,移植过来。一点没有想到当时的中心工作是“大办农业、大办粮食”,写支农劳动才符合题意。

快发榜的一天,我在路上遇到胥老师,他问我是否有个叔伯兄弟在文峰小学上学,也是今年考?我说,是的,他叫陆德义,成绩很好。胥老师告诉我,他可能没有考上。

结果是胥老师打听错了,发榜时,陆德义考上了,我却因作文“走题”,名落孙山。

那天我正在酱醋厂做小工挣学费,听说未考上,彻底傻了。怕回家挨父亲骂,我独自一人在外面漫无目的转了大半天,直到深夜一家人都睡了才蹑手蹑脚地溜回家。第二天,父亲好像没事儿人一样,一个字未和我谈考初中这事。

后来,就亏城东小学陈老校长,觉得我小年纪就读书有点可惜,主动做通我父亲工作,推荐我去了民办中学读初中。

第二年,我心里不服这口气,又悄悄报名考了一次。听说成绩好了,却因查出已

是民中初一的在籍生,未被录取。报名参加升学考试,学校需要对考生的毕业证书核验,所以我的小学毕业证书反面盖有两枚“盐中验讫”的章。

一晃3年过去了。3年后,民中已从城南搬到城北,我也完成了初中学业,再次面临升学考试。我填的第一志愿仍是盐中。

这13日中考,月底我就收到盐中寄来的高中录取通知书。民中初中两个毕业班,我和另外两个女生3人考上盐中,还有4人考上县中,10多人考上盐城纺校等中专校,在民中历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了。学校领导和任课老师都很振奋。我父母和全家人也很开心。

最高兴的当然还是我自己。上盐中是我的夙愿,前前后后共考了3次,前两次都铩羽而归,这次终于如愿以偿,我的心情美得有点像“范进中举”。

虽然50多年过去了,至今我还记得收到盐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,那种“初闻涕泪满衣裳”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的感觉。

盐阜风物

水乡菱角

杨守鉴

中秋前后,市面上一筐筐、一篮篮、一篓篓大小不一的菱角,赭红色的、青绿色的,挤满了市口,赶集的人们或操上一把放入袋内,或弯下身随意拣个老的、嫩的,一捧一捧装入篮内,往小秤钩上一吊,卖菱的主人随口说出价钱,一沓钞票递到手上,卖菱人脸上顿时露出了欢颜:“噢,今年雨水调匀,菱角结得大,包你好吃喽!”“不贵、不贵,两三块一斤,吃完了再买!”买菱人也笑了……

菱角,水生草本植物,乃水乡的特产,更乃水乡人的最爱。小时候,家里穷,饭吃不饱,菱角便成了我们这代人撑饱肚皮的补充,上学的路上,路过一汪汪长满菱角的池塘,免不了总要俯下瘦小的身子,扒开菱叶,纤细的小手伸到根处,摘下一只只既滑又硬的菱角,随口使劲一咬,洁白鲜嫩的菱肉便露了出来,再双手一挤,元宝似的菱肉往嘴里一放,慢慢咀嚼,菱肉香香的、汁甜甜的,那滋味、那感觉简直赛过了“山珍海味”。那时候,真巴不得秋天慢慢走,菱角四季有。

我生在水乡,长在水乡,满眼见到的是一条条沟河、一汪汪池塘,很适宜菱角生长。水的特性、水的灵性,让菱角的一生始终充满水的特质。清明过后,一场场淅淅沥沥的春雨,唤起了菱角的初醒,她从池底下、泥底下慢慢吐出嫩芽,不几天长成淡绿色的菱叶,一片片、一轮轮,环绕着菱蕊。阳光、雨露……菱苗快速织成翠毯,将池塘沟河的整个水面铺得满满当当,挤挤挨挨。

夏天一到,菱角和陆地上生长的小草一样,开出朵朵淡白色、指头儿大小的小花,依偎在嫩绿色的菱叶上,形态万千、风姿绰约。

花开花落,这时候菱叶从嫩绿渐渐“换”成了深绿,熟了的庄户人已知她在心底下开始结实了。

中秋前后是菱角成熟的季节,也是采菱的最好时光,人们身背篮筐,趁着早晨的清凉、太阳西下的微暖,扒开菱叶,顺着藤茎,一把把抓起菱角,一摘、一撮、一抹,那动作既轻盈、又娴熟,一会儿工夫,就装满了一篮一篓,再倒进事先准备好的筐内、车内,采摘的菱角堆成了“小山”,那丰收的喜悦荡漾在幸福的笑脸上!

一晃3年过去了。